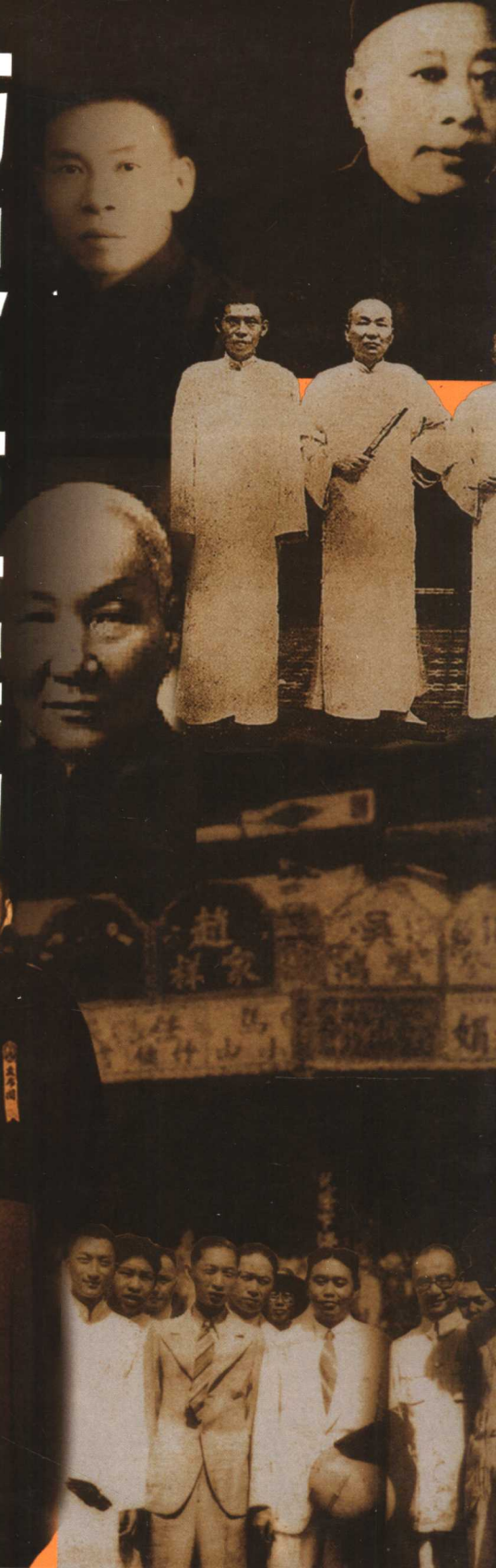


历史上真实的

青洪帮

王正平 著
群众出版社

残酷的约会
 谁是老祖宗
 扬威大运河
 魂断鲁豫
 火烧少林寺
 曾经的悲壮
 横行上海滩
 第一代“教父”张
 黄金荣现身上海滩
 侦破惊天大案
 后院起火
 “护花”的代价
 蒋介石是他
 黑马张啸林
 张啸林之死
 阴阳两界五
 “莱阳梨”死
 “慈善家”的
 一举四得
 “老板”叫不
 小巫胜大巫
 绝不能放过女人
 杨渔笙事件
 来自香港
 众叛亲离
 无望
 千



王正平 著

历史上真实的 青洪帮

冲破历史疑云，再现旧中国两大帮派传奇
追踪事件真相，解读流氓大亨的戏剧人生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上真实的青洪帮 / 王正平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7.5

ISBN 978-7-5014-3936-2

I. 历… II. 王…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39110 号

历史上真实的青洪帮

著 者: 王正平
责任编辑: 张 蓉 魏安莉
封面设计: 张晓光
责任印制: 连 生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52173000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BS.com
信 箱: qzs@qzCBS.com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960 毫米 16 开本
字 数: 193 千字
印 张: 14.25
版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4-3936-2 / K·83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25.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目 录

- 第一章 残酷的约会 / 1
- 第二章 谁是老祖宗 / 6
- 第三章 扬威大运河 / 14
- 第四章 魂断鲁豫 / 20
- 第五章 火烧少林寺 / 26
- 第六章 曾经的悲壮 / 34
- 第七章 横行上海滩 / 45
- 第八章 第一代“教父”张仁奎 / 50
- 第九章 黄金荣现身上海滩 / 60
- 第十章 侦破惊天大案 / 68
- 第十一章 后院起火 / 78
- 第十二章 “护花”的代价 / 84
- 第十三章 两个女人都走了 / 89
- 第十四章 蒋介石是他的弟子 / 95

- 第十五章 黑马张啸林 / 102
- 第十六章 张啸林之死 / 107
- 第十七章 阴阳两界五圣山 / 118
- 第十八章 “莱阳梨”火暴涨价 / 127
- 第十九章 “慈善家”的背后 / 137
- 第二十章 一举四得 / 146
- 第二十一章 “老板”叫不得 / 154
- 第二十二章 小巫胜大巫 / 161
- 第二十三章 绝不能放过女人 / 167
- 第二十四章 杨渔笙事件始末 / 175
- 第二十五章 来自香港的遥控 / 184
- 第二十六章 众叛亲离的日子 / 192
- 第二十七章 无望的挣扎 / 204
- 第二十八章 千秋功罪 / 215

第一章

残酷的约会

故事发生在1937年。

七月的上海滩，十里洋场笼罩在闷热烦躁的空气中。黄浦江的呜咽声依稀传来，压抑而沉闷，更使人们觉得喘不过气来。

日本人在北方侵略的消息不断通过各种方式传到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激起了大多数市民的愤怒、恐惧和茫然。然而，“青洪帮”里那些横行惯了的人却不为所动。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依然我行我素，不断制造着让老百姓毛骨悚然的新闻。

傍晚时分，一艘江轮低鸣着驶来，停靠在码头。船上下来几个身着黑衣的汉子。为首的岁数稍大一些，足足有一米八的个头。他们一声不吭

历史上真实的 青洪帮

地上了岸，径自穿过江边的矮树丛，匆匆进了福建路的一家餐厅。

大厅里已经摆好了一桌酒席。一行人刚刚坐定，守候在外面的一个小伙计就慌慌张张地进来禀报：“丁爷，孙爷他们来了。”

为首的那个汉子眉头一皱：“慌什么？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既然姓孙的敢来，让他们进来就是了。”

小伙计有点结结巴巴，“可是……他们好几十号人呢！”

姓丁的不耐烦了，“啪”地一拍桌子，“啰唆什么，连个‘请’字也不会说了？统统给我请进来。”

小伙计见他发了火，不敢再说什么，喏喏地退出去了。

不一会儿，竹帘挑起，一个络腮胡子领着一群人堵在了门口。

姓丁的不动声色，撩起眼皮瞟了来人一眼，“孙爷来了。好，是条汉子，坐。”

络腮胡子左右打量了一番，确信对方只是眼前这几个人，才放下心，不冷不热地一笑，“丁爷是江湖上出了名的铁公鸡，今天怎么会请我喝酒，该不是鸿门宴吧？”

姓丁的也报以冷笑，“随你怎么想，酒宴我已经摆好了，喝不喝是你的事情。”

姓孙的脸一沉，“丁爷这是什么意思？莫非要强迫我？”

姓丁的脸色如铁，“那好，我先把话端上桌面再喝酒。听着，江对面的陆家嘴是我们张爷的地盘，平时你们如果没有什么事情，就不要去那里转悠了。”

姓孙的显然是有备而来，回头看看身后的十几号人，哈哈大笑，“丁爷不是说梦话吧？有没有搞错？偌大的上海滩总不会是你一家的后花园吧！”

“放你妈的臭屁！”姓丁的一下子撕破了脸皮，骂起来，“告诉你，今天你既然来了，就得给个说法，不然的话休想走！”

“腿在我孙爷的身上长着，走不走是我自己的事情，你不必操这份闲

心！走！”

姓孙的扔下一句话，招招手，转身就要带着手下离开。只听得呼啦一声，不知从哪里涌出几十个黑衣人，将他们围了个严严实实。

姓孙的和手下愣住了，忽然有人喊了一声，“妈的，中计了，拼了！”

声音一落，两帮人已经打成一锅粥。刹那间整个餐厅变成了战场，呼喊声伴着飞来飞去的餐具乱作一团。

姓孙的一伙儿人少，渐渐寡不敌众了，眼见得一个个被打翻在地，五花大绑捆了个结结实实。

姓孙的眼睛都红了，朝着躲在角落里跷着二郎腿抿小酒的姓丁的大叫起来，“姓丁的，你他妈不是人！仗着人多欺负我，算什么英雄？说吧，你要干什么？”

姓丁的一招手，手下停止了打杀，回头朝着姓孙的嘿嘿一笑，“孙爷到底还算个明白人。我要干什么，刚才已经说过了。同意不同意在你。”

姓孙的眼珠一转，“丁爷还说陆家嘴的事情？”

“不错。”

“我要是不答应呢？”

“那就对不起了，孙爷你准得留下点东西。”

“什么东西？”

“就留下一双枣子吧。”姓丁的淡淡地说。

“枣子？”姓孙的心里一惊，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眼睛。

“哈哈哈哈哈，孙爷胆虚了？”姓丁的讥笑道。他又斟了酒，慢慢品着，目光斜掠过低头沉思的对手。

姓孙的不再说话，两眼蓦地瞪大，死死盯着姓丁的。俩人对视片刻，姓孙的突然开口了，“丁爷，今天算你赢了。我只有一个要求，给你留一个枣子行吗？”

“好，够爷们。我答应你，不要一双，就留一个吧。”

历史上真实的 青洪帮

他用眼神示意了一下，手下将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当啷”一声扔在姓孙的面前。

姓孙的弯腰拣起，把刀尖对准自己的左眼。餐厅里顿时静得没有一点声音，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看着他。

姓孙的又轻蔑地看了姓丁的一眼，双眼一瞪，把刀尖猛地捅进了自己的左眼，在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声中手腕一转。随着扎在刀尖上的血糊糊的眼球跌落出来，他也仰面跌倒，昏死过去了。

当他醒来时，已经躺在浦东自己的卧室里。十几个手下围在身边，有的抹眼泪，有的咬牙切齿。

他淡然一笑，摸摸左眼上裹着的纱布，说：“有这口气喘着，还愁等不来报仇的日子？”

从这一天起，姓丁的开始在陆家嘴耀武扬威了。当然，他心里也惦记着姓孙的，时刻派人打听这个对手的动静，提防着对方报复。

尽管如此，他还是没有躲避开姓孙的算计。半年后的一个深夜，他带着几个手下从夜总会尽兴出来，迎面碰上了姓孙的一伙。昏暗的路灯下，他清楚地看到对方剩下的那颗“枣”分外闪光。当时他心里一凉，发出哀叹，完了！

姓孙的二话没说，一阵拳脚把他打晕了，将他五花大绑抬上了停在江边的一条驳船上。船很快离开码头，驶过黄浦江，在对面停下。一伙人又将姓丁的连推带打地押到一间小黑屋里，才给他松了绑。

姓孙的一脸得意，坐在他的对面，眨着那只残存的眼睛，问道：“丁爷这一向好风光啊，没想到今天会风光到我手里吧？说吧，来我的码头要干什么？是不是当年收了我一颗‘枣’亏本了，又要来收我剩下的这一颗？”

姓丁的知道到了这里说什么也是白搭，索性把话挑明：“别绕弯子了，你想要什么直说好了。”

姓孙的冷冷一笑，“这可是你自己答应的，别怪我的手下。”

一声令下，手下的刀棍立刻挥舞起来，纷纷落在姓丁的身上。姓丁的惨

叫着、翻滚着，不一会就血肉模糊地昏死过去了。

姓孙的还不放过，命令手下用凉水将他浇醒，伸脚踢了踢他的下巴，问道：“丁爷这下舒服了吧？你不是还惦记着我的‘枣’吗？”

姓丁的忍着痛，呲牙咧嘴地回答：“是惦记着。孙爷，实话告诉你，只要我还有一口气，这个仇是非报不可的。”

说完，又昏过去了。

姓孙的想了想，不管手下怎么相劝，还是自作主张地将他放了。这以后，双方在陆家嘴一带摩擦不断，大大小小的械斗也没少发生，浦东地区的老百姓没少遭殃。后来，还是大上海的一个帮会头子出面做了调停，邀双方喝了一顿酒，讲明了利害关系，事情才算暂时平息了。

当然，这些帮会内部的争夺地盘的械斗较之他们幕后的大老板们的所作所为，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第二章

谁是老祖宗

懂得一点上海和天津历史的人只要一提起帮会，自然会想到青洪帮。而不少人容易把“青洪帮”误读为“青红帮”，这是因为他们对这两个帮会组织的历史不甚了解。其实，青洪帮是两个帮会组织，即“青帮”和“洪帮”，因为这两个并存的帮会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产生过相当的影响，人们往往把他们放在一起。

谈及“青帮”的头面人物，恐怕莫过于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几个了。其实，这几个人只是现代帮会的风云人物，要追溯起青帮的产生，还必须得从明末清初的三个结拜兄弟谈起。

这三个人分别叫翁岩、钱坚和潘清。

他们三人本来不是一个地方的人，但因为都

喜欢习武，而且都想在社会上做点惊天动地的事情，几经周折走到一起的。

翁岩是江苏常熟人，从小熟读私塾，中过秀才，曾想通过科举走入仕途。二十多岁的时候，他随家人迁居到当时孔孟之道迅猛发展的河南南阳，本以为可以在那里安心苦读，等待发迹的机会，却被一件偶然的事情打乱了。

那天早晨，他如约去城南的一家茶楼和几个好友研讨诗文。刚刚到了约会地点，他就听见里面传出了呻吟声。他吃了一惊，三步并作两步迈进去，一眼看见最要好的一个朋友倒在大厅的桌子旁捂着肚子呻吟。翁岩走过去，一边伸手扶他，一边惊问：“怎么回事？这是谁干的？”

朋友不回答，只是朝楼上瞅着。就在这时候，楼梯一阵咚咚作响，两个红脸汉子匆匆下来。看见翁岩，那汉子粗着嗓门就是一声高吼：“你是干什么的？没事滚远远的！”

翁岩压着火气，反问：“我是他的文友！你们是干什么的？”

两个汉子怔了一下。他们显然想不到眼前这个文弱书生居然敢这么和他们说话。

为首的汉子逼过来，“既然你们是什么酸朋友，我就告诉你。这茶楼我包了，刚才你这位朋友不识眼色，还敢跟我顶撞，我只好扒拉了他一下。”

翁岩叫起来，“有理说理，光天化日之下你凭什么打他？”

两个汉子相视一笑，“哈哈，又来了个讲理的。”

一个汉子转身朝着翁岩脸上就是一拳，嘴里还骂着，“没工夫和你扯淡，识相点，赶快滚蛋！”

翁岩被这一拳打得晕头转向，定定神，怒目圆睁，“你们还有没有王法了？打我的朋友已经是师出无名，不思悔改，还要打我，简直是错上加错！”

两个汉子哪里听他的理论，一顿拳脚把他们两人轰出了茶楼。更令翁岩愤怒的是茶楼的掌柜居然还点头哈腰地向两个汉子赔不是。

正是挨了这一顿冤枉拳脚，翁岩突然明白了在这个社会里并不是可以凭

历史上真实的 青洪帮

借着“之乎者也”就可以顺其自然地实现自己的抱负的，于是萌生了习武的念头。当时嵩山少林寺已经名扬天下，他思前想后，索性一步到位，给家里人留下一封言辞含糊的书信，徒步行走千里之遥，去那里当了武僧。

凭着他的高远志向和过人的毅力，他很快得到了住持的认可，学了不少武艺，再加上比一般武僧识文断句强了百倍，渐渐在寺里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然而他毕竟不能超凡脱俗，时刻隐隐想着社会上的不平事。几年之后，一个人闯进了他的生活，再一次把他拉入佛门之外的大千世界中。

这个人名叫张岳，是明末清初影响颇大的“天地会”里举足轻重的人物。此人门徒不少，而且个个都有一两样技艺特长。也是该他认识翁岩，某日他云游嵩山，一下子注意到了这个武僧。

翁岩也早听说了天地会的传闻，听了张岳的一番游说后，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不几日就加入天地会做了张岳的门徒。张岳看出他的与众不同之处，心中暗喜，离开嵩山后，到了开封，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他的另一个得意门徒钱坚。

钱坚当时已经三十出头，长得一表人才。他祖籍也是江苏，因为父亲经商，家中颇为富裕。不幸的是他刚满十六岁的时候，父亲就死于一场大病。家境也渐渐衰败，一家人辗转开封投亲靠友。为生存计，他也放弃读书，练了一些棍棒拳脚。生活的坎坷使他养成了凡事动脑筋的习惯，竟然得到了一个“白面诸葛”的绰号。由于行侠仗义，他在当地逐渐有了点名气。

师父突然登门使钱坚大喜过望，准备倾其所有款待他。张岳立即制止了他，吩咐弟子泡了一壶清茶，两人相对落座后，款款讲明了来意。

原来，他把翁岩介绍给钱坚，是想让他们趁着年轻力壮的时候联手做一番事业。

钱坚听完当然兴奋，但一转念，又沉吟了，喏喏地问：“这位翁兄如果真像师父所说，我当然佩服之至。只是……我还未曾与他谋面，不知是否志

同道合。”

张岳知道他的性格，也不怪罪，说：“我了解他和了解你一样。”

钱坚这才没话说了，谢过师父指点，收拾行囊就要直奔嵩山。张岳伸手拦住了他，“慢着，我还有一个人要向你介绍。”

张岳要介绍的人正是潘清。

潘清是浙江杭州人，父亲曾经做过六品官。因此，潘家在江南一带也称得上富户。有这样的家庭做后盾，他没少读书，只可惜生就豪爽豁达，不愿意受约束，虽然诗辞歌赋也写得潇潇洒洒，竟然一生没有取得任何功名。好在他襟怀坦荡，也不在乎这些，照常广交朋友，咏诗习武，在地方上有了“小孟尝”的美称。

钱坚听了师父的介绍，觉得此人才是理想中人，恨不得马上就见到潘清。他忙问：“他现在在哪里？”

张岳说：“原先也在开封住着，这次我来，却听说他已经搬到安徽的安庆了。”

钱坚急着说：“那有什么？我和翁岩兄结伴寻他就是了。”

这正是张岳想说的。当下为他写了两人的具体地址。钱坚将纸头揣好，对着师父深深一拜，“师父，等我们三人见了面马上就找您聆听教诲。不知到时去哪里找您？”

张岳摆了摆手，“只要你们三人能够聚在一起，就不必找我了。”

钱坚一愣，“为什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

张岳笑笑，“难得你有这片情意，我领了。但是以你们三个人的合力，已经可以干一番事业了，但要有高人指点才对。我向你推荐一个人。这人无论从能力还是名望上都远远在我之上，如果能够得到他的教诲，一定会受益无穷。”

钱坚望着师父没有说话。

张岳继续说：“此人姓陆名逵，现正在杭州讲学。”

钱坚失声叫起来，“陆逵？这人的名字好耳熟啊！”

张岳点点头，“这就可见他的影响了。记住师父的话，你们三个如果能在安庆会面，一定要去找他。”

钱坚见张岳的态度很坚决，只好答应了。师父走后，他将家里托付给乡邻，收拾了一点衣服和银两，连夜就往少林寺去了。一路上心里还不十分踏实，琢磨着这位翁兄会是什么样的人。

直到见了翁岩，看出他是个肚子里藏不住话的爽快人，心头悬着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翁岩仿佛心有灵犀，不等他讲得多么详细，便以去九华山云游为名，与他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安庆。

二人按照张岳提供的地址，没费多大力气就在城东郊的一处院子里找到了潘清。

潘清此时已经收到了张岳的书信，正在庭院里摆好一桌酒席等候他们。三人相见，寒暄几句后，免不了议论起国事，一边饮酒，一边侃侃而谈，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洋洋洒洒，甚是投机。

酒至微醉，潘清提议，“我们三人同出一师，志向也一样，又这样相隔千里聚到了一起，比兄弟还要亲，这是命里注定的啊。既然如此，我们何不模仿当年刘关张，来个桃园三结义呢？”

两人立刻齐声响应。于是，三人就在庭院里摆上香烛祭品，隆重地行了结拜大礼。根据年龄排了行，潘清最大，钱坚次之，翁岩是老三。第二天一早，按照张岳的指点，他们乘舟沿着长江漂流两日到了苏州，又转入大运河去了杭州。

当时的杭州已经十分繁华，商贾云集，游人如织。三人哪里顾得上游玩，甚至连潘清也没动回故居探望亲友的念头，在西湖边上找了间客栈住下，走街串巷四处打听陆逵讲学的地方。

经人们指点，总算得知讲学地点在武林门外宝华山旁的刘氏庵堂内。好不容易找到了，翁岩心急如焚，特意到街上买了身崭新的行头穿上，又精心梳洗打扮了一番，恨不得马上去自报家门叩头拜师。

钱坚也差不多，忙里忙外地将自己收拾得容光焕发。唯有潘清却不急不忙。

翁岩上前扯住他的衣袖，“潘兄还犹豫什么呢？难道非等得陆师父离开杭州我们再去追？”

潘清淡然一笑，“我心里比你还急呢！可是，这拜师是我们一辈子的大事，关系到我们今后走什么路，总得前后考虑周到啊。”

钱坚不解其意，“我们已经风尘仆仆地赶到杭州了，莫非你要打退堂鼓？”

潘清说：“怎么会呢？我是说，毕竟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既然来了，我们何不先不动声色地听听这位陆师父讲的怎么样，如果真像世人传说的那样，再拜也不迟。”

翁岩嫌他多心，皱起了眉头。钱坚想想，这话也有道理，便依了潘清，还婉转地劝说了翁岩。翁岩心里不服气，但已经是少数了，再说自己是小弟，什么事也得听着二位兄长的，只好撅着嘴同意了。

三人悄悄来到陆逵讲学的地方，躲在暗处听了一个下午。翁岩听得心服口服，嘴里还不时发出啧啧的赞叹声。再看潘清，脸上却是一点表情也没有，微微眯缝着眼睛，仿佛睡着了一般。

翁岩很是不满。回到客栈，他很想找潘清撒撒气，却发现对方出门去了。

天擦黑的时候，潘清才回来了，气喘吁吁的，手里还提着三只匣子。

翁岩嘟囔着，“大哥，你藏哪里去了？咱们得议一议拜师的事啊！”

潘清放下手里的东西，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问道：“我已经有了自己的主意，你们也各自说说看法吧。”

他的态度连钱坚也看不下去了，忍着气规劝，“我们三个情同手足，遇到事情都要商量的。你这种事不关己的样子，真让我们摸不着头脑。”

潘清反问道：“我事不关己了吗？我是让你们先表态啊！”

翁岩沉不住气了，抢过话头，“好好，不管你什么态度，我是下决心拜

这位陆先生为师了。钱兄，你呢？”

钱坚此时和翁岩的想法一样，对潘清很有意见。但碍着面子，他没有马上说出来，白皙的面孔涨得通红，为难地看看这个，望望那个。

潘清却一点也不为所动，伸了个懒腰，“这杭州城可真热闹，到处人挤人，把我的脚都踩痛了。”

翁岩再也忍耐不住，一把拉住钱坚，“到底是大户人家子弟，娇贵着呢！钱兄，走，咱们走。人各有志，他不愿意去，让他另择高枝！”

“这……”钱坚回身望着潘清，不知如何是好。

“你……”翁岩见此情景，气得甩开了他，“你是不是也变卦了？好好好，事到如今，我一个人去就是了！”

说着开门出去了。刚走几步，就听见潘清在后面叫他，“你急什么呀？要拜师也不能两手空空地去啊！”

翁岩回头一看，潘清手提三个匣子跟在后面。他大惑不解，“你这是……”

潘清笑着递给他一个，“我想好了，咱们一人一份，算是给老师的见面礼。”

翁岩怔了片刻，接着便开怀大笑，“好啊，还是大哥心眼儿多，在这等着我们呢！”

提到陆逵，必须和另外两个人联系起来，一个名叫金幼孜，另一个叫罗清。他们三个是同一时代的人，都是五台山的高僧，而且金为罗师，罗为陆师，但彼此却并不曾谋面。由于都是德高望重的出家之人，且人生磨砺颇多，所以很被世人尊重，后来的青帮也将他们奉为鼻祖，也称“前三祖”。

陆逵年轻时候正赶上改朝换代，而他所居住的长江下游是明王朝的老根据地，局势十分复杂。为适应这样的生存环境，他潜心苦练，练得一身好武艺，周围慕名而来拜他为师的络绎不绝。急需抗击清兵的明王朝任命他为江右总兵。

然而形将朽木的明王朝毕竟难挡长江滚滚流水。明王朝灭亡后，陆逵隐